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二十七目錄

釋道

釋教盛衰

僧道異法

感通寺

女僧投水

酒帘得子

趙松雪附

番僧賜印

夷僧行法

主上崇異教

僧道異恩

毀皇姑寺

衣鉢

孔子履附

京師勅建寺

僧家考課

吳江異人

紫柏拈偈

紫柏評晦菴

紫柏禍本

二大教主

憨山之謔

雪浪被逐

禪林諸名宿

西僧

僧慧秀

增異

增影

真人封號之異

羽流不列清班

月中仙人

道士娶妻

二癩子

段朝用

方士亡兩國

道士入直內廷

樂工道士之橫

真人諸印俱備

神仙

談相徐爵遇神人

神佛佑人再生

記前生

張三丰

仙女保薦

仙姑避跡

王子龍

尸解

野獲編卷二十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釋道

釋教盛衰

後魏道武帝用崔浩之言盡誅緇流毀梵宇可謂備極慘毒而太子不遵其命多所洪護至胡太后而其教愈盛遂冠古今唐武宗亦用李德裕之謀沙汰僧尼犯者立死未幾嗣位者爲宣宗旋興復之蓋授受之間不能盡同如此我太祖崇奉釋教觀宋文憲蔣山佛會記以及諸跋可謂至隆極重至永樂而帝師哈立麻西天佛

子之號而極矣。歷朝因之不替。惟成化間。寵方士李孜省。鄧常恩等。頗于靈濟顯靈。諸官加獎飾。又妖僧繼曉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師名號。與永樂年等。其尊道教亦名耳。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遂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刹。殆徧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然上神聖。雖皈依。

淨土毫不以意指示人辛丑壬寅間紫柏老人遊輦下
極爲慈聖所注念卽上亦出御劄與答問第至問戒壇
諸事大璫輩屢屢力爲之請終不許也後妖書事起紫
柏逮入獄尋卒上亦不問○隆慶間北虜俺答通貢朝
廷必遣僧于互市時賜以經像虜中奉之加禮膜拜稽
角酋長及部下數十梵唱者如海潮音然後恭問皇帝
聖躬萬福以及將相大臣僧爲其說因果報應勸以戒
殺修善酋長輩傾聽讚歎臨行哀戀不忍別厚加贈遺
而返蓋自萬厯初俺答西迎活佛之時見敗於瓦剌益
信活佛之言因敬奉西域象教所至皆設中國香花及

中國所賜錦綺莊嚴之以當供養俺答死其子黃台吉
襲封黃台吉死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封以至于今而三
娘子者係俺答嫡外孫女自俺答晚年卽爲虜中哈屯
哈屯者卽闕氏可敦之轉語實正配也其子其孫相繼
烝之世爲哈屯其帳自別有精騎數萬虜部畏服勝于
順義王虜酋代立未與結仇儷則支部皆不歸命以故
牝晨者四十餘年且有權謀能以恩威制部落奉佛極
精嚴每以入犯內地爲戒予見其畫像面圓滿秀媚身
亦纖長不類虜婦頸間掛數珠手中復有一串作數佛
號狀亦羶毳中異人也蓋自庚午辛未迄今佛法更盛

行于沙漠因之邊陲晏然其默祐聖朝不淺矣

僧道異法

弇州紀洪武中有詔凡火居道士許人挾詐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打死勿論謂親見于刑部所藏事例以爲異此誠異矣然正統間更有一事與之同者時山西有僧夜入姦婦家爲同姦者毆死法司論毆者以絞評事王亮駁之曰舊例僧有妻者諸人得毆辱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今僧犯姦方之有妻其罪尤重毆死姦僧者宜蒙矜恤上命宥死戍邊此則見之史者蓋二法必皆太祖所定特未載入律中耳今陝西西

寧諸衛土僧俱倣西番有室且納于寺中而火居道士
則遍天下矣又僧之犯姦者近止令追牒還俗正墮其
計中若二法得行其于除淫蕩穢所裨不小

感通寺

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感通寺一名蕩山漢摩騰竺
法蘭由西天竺入中國時建唐時南詔重新之山徑曲
折數十里林樾蔽虧佛堂之外有僧院三十六洪武十
六年寺僧無極入覲獻白駒一山茶一上臨軒之頃山
茶忽發一花上異之賜御製詩十八章敘其水陸往返
之勞仍勅撰記畧曰此寺落成之時住持者焚香默禱

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飛來而奠位于此今大雄殿未燔像也是也以上俱出太祖聖製其爲傳信無疑佛法之靈異如此宜開天聖人之表彰尊信後世崇奉不衰也楊用修成漢中寓此寺最久寫韻樓卽其臥室寺產茶甚佳

女僧投水

尼之作姦余向曾記之茲觀國初事蹟而知太祖之處姦尼尤直捷痛快也上嘗使人察在京將官家有姦者時女僧誘引功臣華高胡大海妾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上命將二家婦女并西僧女僧俱投之于河旣不

必讞鞫定罪亦不須刀鋸行刑盡付洪波俾登覺路真萬世良法也頃江右周中丞孔教以乙巳丙午間來撫江南因吳中有假尼行淫一事遂羅致諸尼不答不逐但以權衡準其肥瘠每觔照豕肉之價官賣與鰥夫真一時快心事但坊市報名或先賂衙官胥吏輩得預匿大家因而願充妾媵以余所知殊不乏人又浙中大吏不能倣其意嚴爲之禁浙西一路庵院遂成逋逃蔽天下事不得盡如意如此

酒帘得子

趙松雪附

姚少師

廣孝

奉命賑荒歸吳中見一酒帘書字奇偉問

之爲里中少年所書召之至喜愜遂以爲子命名曰繼
卽承蔭爲尙寶以至太常少卿此文恪守溪以語李

文正

西涯

者李因述趙松雪一事爲證趙亦嗜酒幟所

署驚曰天下惟我書獨步今乃勝我何也旣知爲雪菴
李溥光筆急命輿之來乃僧也語甚洽因薦之朝官至
昭文館大學士加榮祿大夫茲兩事俱奇甚一釀肆做
布或以之得子或以之得官且兩人俱釋氏各極文臣
之位總借墨池一派延世賞冠廷閣佛家所謂時節因
緣真有數耶今姚繼之後盛於吳中俱不肯名廣孝法
嗣耳○元朝官殿扁額初出李雪菴筆元世祖大加賞

愛趙松雪因讓之不復書

番僧賜印

大臣受主上殊寵賜以印章者始於仁宗優禮蹇夏諸公至宣宗亦有賜其後則世宗之賜爲多皆以閹部或勳舊得之非過也惟宣宗賜金英等而貂璫亦濫承矣憲廟賜李孜省等而方士亦橫極矣世宗馭下嚴峻而內侍張佐麥福真人陶仲文邵元節所得前後更多于輔弼今上則惟馮璫張相兩人受賜而已然厯朝雖有橫賜無及沙屠者惟正統八年番僧麻察失吉陝西廣善寺修行特賜勅諭并齎圖書其文曰廣宣慈化此後

不絕書則實前代所未有。又正統八年陝西石崖寺靜悟禪師名阿難答者通其姪女爲岷州衛諸生所發上曰出家人寧有是其宥之不加詰譴也蓋寬假番僧類此。永樂間文皇得美玉欲刻印以賜大寶法王黃淮諫曰中國向來無此奇璞今特恩賜之將使番部輕天朝上遂止當時文皇之異禮胡髡蓋不特哈立麻矣嘉靖中賜遼徽二廢王真人印事固不經式亦奇大然止範金爲之耳

夷僧行法

兵部尙書靖遠伯王驥自征麓川思任發奏捷歸上言

征麓川時有雲南大理府阿叱力僧綱司土僧何清在彼結壇行法將思任發及刀漢招父子縛藁爲人背書名字枷鐐刀箭砍射驅魂在壇晝夜呪壓果有青蛇花雀人壇黃昏神號鬼哭後隨大軍過江殺賊持旛行法直至賊門呼風止雨佐助火攻有驗宜錄其功上不允郁綱董榮等復奏何清且請增設僧綱司數處上始令授何清等僧官仍居本寺而僧綱司不許增按騷上此疏時思任發已逃去不獲乃爲誕妄不經之語以誑主上其後凡三度南征驛驗半天下兵民死者數十萬蓋不待訓導詹英之彈章而已自呈其狂肆矣正統八年

守獨石都督同知楊洪言雲州堡西金閣山崇真宮
神能出光怪致靈異去秋巡徼至東涼猝遇虜騎勢
甚臣默禱于神虜遂遁去因以私錢修廟今已畢事
乞賜勅額及道流住持上命賜名爲靈真觀度道士主
之是時王振濼已熾邊帥神其說以獻媚習爲故事以
至嘉靖末年每遇奏捷必以仰仗元威爲疏首第一句
則正統已爲之先鞭矣

主上崇異教

主上新登極輒度一人爲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養居
處幾同王公間初選僧時卜其年命最貴始許披剃有

云重賂主者中貴人乃得之第先朝必不然如憲宗登極輔臣李賢諫曰高皇帝祖訓明有寺院燒香降香之禁違者并領送之人處死近傳番僧入內誦經至晚乃出又有非奉聖旨傳送銀物於寺觀者乞明禁以嚴宮禁上優詔答曰祖訓敢不祇率武宗登極禮卿張昇諫曰近聞真人陳應循西番國師那卜堅參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薦揚數入乾清宮几筵前肆無避忌京師無不駭愕請執諸人革其名號追其賞賜印誥斥逐發遣上允其言一查革併追所賜玉帶諸物令有敢夤緣出入宮禁者并罪之其嚴於祖訓如此然成化之中年

已爲妖僧繼曉建大永昌寺上親臨幸之正德之中年
造萬壽寺於禁苑上身與番僧俱誦其中視前兩答詔
抑何矛盾也英孝二祖一張一弛本朝聖主尙不免溺
此教以貽新朝之補救况後聖耶世宗忿髡輩之積蠹
焚慈恩焚佛骨而事元之盛又十倍焉

僧道異恩

成化十七年傳陞道錄司右至靈鄧常恩爲太常卿蓋
自永樂間陞右善世姚廣孝爲太子少師及全真邱元
清爲太常卿後來未有異典然姚係佐命元勳邱曾爲
監察御史常恩不過以房中術得之時尹恭毅日文任太

宰不能執奏又是年賜番僧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
普慈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
慈悲佛領占竺等十四人誥命時周文安

洪謨

為宗伯

亦不聞執奏也蓋憲宗於釋道二教俱極崇信如此後
孝宗登極奪常恩官正其罪領占竺者亦降號國師遣
歸四川之彭縣光相寺住坐未幾卽遣內臣召還令馳
驛來京言官屢諫屢止至十五年又召之來命居大慈
恩寺蓋此時道教置不談而佛氏為中宮及大璫所信
尚孝宗亦不能自異也至正德間上親習西番梵唄與
番僧輩演唱於禁中至自稱大慶法王給印賜下院為

禮卿傳瀚所駁直至嘉靖中葉上居西內躬行齋醮邵
輩寵冠古今有非王任昔徐知常所敢望又用羽流
言焚棄佛牙頭骨幾盡而釋氏之不振極矣○番僧之
號凡數等最貴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次曰大國師
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刺麻宣宗末年入居京師各
寺者最盛至正統初遣回本處者至六百九十一人既
而禮部尙書胡濙再請汰其四百五十人以聞上命法
王佛子不動餘者去住聽其自裁蓋此輩於光祿寺日
給酒饌牲廩有日支二次三次者此外又別支廩給當
宣德年間其冗食如故英宗初政亦未能盡革云

毀皇姑寺

皇姑寺在京師西山不知所始嘉靖六年丁亥上諭輔臣楊一清云前有旨下部謂尼僧與僧道不同而尼僧寺與僧寺道觀又不同今因桂萼奏毀尼寺已行下矣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乃旨出之後三四日不知何人哀奏兩宮皇伯母見諭以皇姑爲孝宗所建似不可毀聖母亦以孝宗爲言蓋小人進禍福之言故兩宮一時傳諭次日聖母又諭欲建一寺卽將此寺與我好蓋此寺乃皇親內宦供給佈施必有請告之者矣按世宗此旨已洞見宮掖隱情旣而聖諭又下輔臣

楊一清等曰慈訓兩頒宜卽順命但懲惡務去本方免後患今將此寺房留與無歸尼僧暫住止着終身不許復引其類其祖宗時所賜勅額追回此旨既下其後因循至今又八十年矣尼僧之增日多宜淫日甚檀施亦日益不貲矣蓋其根株俱在內廷以世宗英斷尙不能鏟除况後世乎自丁亥後又十年而霍文敏翰爲南禮卿首逐尼僧盡毀其菴金陵一片地頓爾清淨霍去而尼復集菴復興更倍往日矣○是時上又下密諭閣臣曰朕又將有議此寺額名之意并告卿知夫順天保明者明是我國朝號此言尼僧之祖能順聖祖奉天開極

此惟皇天命之何待後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者尤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當時此寺云勅賜不云勅建便可見非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與卿密知之觀世宗屢諭不特明晰事理且曲揣人情真是禹鼎秦鏡且開諭輔弼曲體兩宮之意然實錄中僅載一二語不能如此詳明不知述史者何所諱也予今所紀亦僅十之四五耳。予向曾記汰尼因及皇姑寺始末然不如此之核因再述世宗屢詔以見先朝遏邪之嚴

衣鉢

孔子履附

初祖衣鉢留粵東之黃梅寺寶藏至今至嘉靖初年魏

恭簡莊渠

校

督學其地借觀之撲碎于地名爲闢異端

今存者以漆膠非復完物惟衣尙無恙耳此等見解與

張永嘉貶損孔廟何異卽盡廢佾舞聖衷未必愠盡焚

衣鉢宗風未必墜眞所謂蚍蜉撼泰山不滿兩聖人一

笑也況初祖衣鉢不過與孔子履等後人自不忘本珍

收之耳莊渠與王新建爭名晚投桂安仁幕何異端之

能闢哉○孔子履在晉武庫中元康中已與斬蛇劍同

焚矣至宋靖康金人擄去古物又有女媧琴孔子履何

耶豈宣尼行滕尙留兩繻耶又唐宣宗令有司倣孔子

履名魯風鞋宰相以下俱效之號遵王履則似孔子履未焚也俟再質之博洽者

京師勅建寺

本朝主及東宮與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故元遺俗也今京師城南有海會寺者傳聞爲先帝穆宗初生受鰲之所今上萬厯二年重修已稱鉅麗本年又于城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壯偉又有加焉今上替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蓋從龍泉寺移錫于此其在城外者曰慈壽寺去阜成門八里則聖母慈聖皇太后所建蓋正德間大璫谷

大用故地始于萬曆四年凡二歲告成人山門卽有窳
堵坡高入雲表名永安塿華煥精嚴真如游化城樂邦
所費甚多蓋慈聖旣捐帑各邸俱助之因得速就如此
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萬壽寺于西直門外七里
先是京師有番經漢經二廠年久頽圯穆皇命重修未
竟上移貯漢經于其中其正殿曰大延壽閣曰永安重
樓複榭隱暎蔽虧視慈壽寺又加麗焉其後壘石爲三
山以奉西方三大士蓋象普陀清涼峨眉凡占地四頃
有奇亦泱歲卽成時司禮故大瑞馮保領其事先助萬
金潞邸及諸公主諸妃嬪以至各中貴無不捐資其藻

繪丹雘視金陵三大刹不啻倍蓰蓋塔廟之極盛幾同
洛陽伽藍記所載矣予再遊萬壽時正值寺衲爲主上
祝釐其梵唄者幾千人聲如海潮音內主僧年未二十
美如倩男問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蓋志善者已謝
世此又代職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時上從內府賜出
永樂間所鑄銅鐘內外範華嚴全部婆娑環讀此身真
在忉利天宮也以上諸刹俱帝后出供奉之美鳩工聚
材一以大璫涖之有司例不與聞民間若不知有大役
亦太平佳話也先是萬曆二年仁聖太后亦出美金建
仁壽寺于城南數里直至十三年始報竣○此外京城

內有大隆福寺景帝所建至撒英宗南內木石助之未
幾又從山西巡撫都御史朱鑑言謂風水當有所避乃
命閉正門不開禁鐘鼓聲又拆寺門牌坊所謂第一叢
林者而無救于禍難成化間又以妖僧繼曉建護國大
永昌寺致勞憲宗親幸不逾時曉誅寺毀此皆聚民膏
血所成二寺俱逼近禁籞隆福今尙存而永昌則無寸
椽片瓦矣

僧家考課

兩京僧人俱屬祠部每缺住持則祠部郎中考其高下
以居首者填補往遊金陵見三大寺首僧儀從甚都蓋

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刹爲最所領僧幾千人而棲霞等
五寺次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
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詞綺句其題則
出金剛楞嚴諸經其入選者亦稱祠部郎爲座師呼其
同輩爲做寅堪爲破顏按僧寺高下起于宋南渡等級
截然杭州五大刹俱御前親領最爲崇赫以故焦慶寺
爲閭貴妃香火理宗特加隆異遂有淨慈靈隱三天竺
不及閭妃兩片皮之嘲故元奉佛尤甚其奢僭至無等
本朝大爲之節制然而禪規亦嚴嘗見天界寺廊廡出
示推升諸僧職事則云某人陞首座某人陞維那諸職

其後著年月用印一如銓曹文榜但不知他寺何如耳

吳江異人

吳江爲吳郡壯縣然俗囂浮好訟比於他邑爲難治而異人則間出如嘉靖間周恭肅用以秉銓清慎著名其

先世農家幼時學畫于沈石田甫數月沈卽呼周封公

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圖致雲霄封

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宦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爲束

脩往謁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

錢之亞又爲資遣之迨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

以至穹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畫入荆關

之室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
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實宇內
無兩晚游京師慈聖太后與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
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
名宿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
鬻于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
鄉試第二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爲童子
侍虹臺硯席亦學爲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駁出虹臺
之上遂易姓名爲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旣而位連登
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閨閣裏言密獻規

于位位不納反嬉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恚是且不
屑與我鴈行矣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爲經
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謁選爲南陽推
官以卓異召入僅得工曹抽稅荊州不持一文歸但市
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申王二相與
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爲未允又一詞客名
俞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
三者同爲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旣清狂不
慧俞亦不嫻于文遂去習爲詩整麗有聲于時遊太函
弇州觝甄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爲才士近來山人殊未

見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日子所稱予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子無以應

紫柏拈偈

紫柏嘗拈七佛偈中之一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自謂已證得一句半耳向日馮祭酒與之同席主人出饌蟹甚肥馮手擘之自訟曰是不宜吃無柰口饒何紫柏振聲以杖擊之汝但恣噉不過識神偶昧今明知其非強作惻憐狀此真泥犁種子非吾徒也坐中皆頽首服巖上王荆石相公傳一稀痘方服之無不驗後傳漸廣效亦

浙徵紫柏以難王宇泰太史詰其故王曰衆生業力重
立方之人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紫柏歎以爲然予
恨相見之晚不及酬對

紫柏評晦菴

董思白太史嘗云程蘇之學角立于元祐而蘇不能勝
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說變動宇內士人靡然從之
其說非出于蘇而血脈則蘇也程朱之學幾于不振紫
柏老人每言晦翁精神止可五百年真知言哉董蓋習
聞其說而心服之然姚江身後其高足王龍溪輩傳羅
近溪李見羅是爲江西一派傳唐一菴許敬菴是爲浙

江一派最後楊復所自粵東起則又用陳白沙緒餘而演羅近溪近脈與敬菴同爲南京卿貳分曹講學各立門戶以致並入彈章而楚中耿天臺淑臺伯仲又以別派行南中最後李卓吾出又獨創特解一掃而空之今錫山諸公又祖楊龜山特于朱陸異同辨晰精核則二程淵源又將顯著于中天矣

紫柏禍本

紫柏老人氣蓋一世能于機鋒籠罩豪傑于士大夫中
最賞馮開之祭酒于中甫比部于卽馮禮闈弟子也紫
柏既北遊適有吳江人沈令譽者亦其高足也以醫遊

京師且久值癸卯秋中甫以故官起家至京時次揆沈歸德爲干鄉試座師其時與首揆沈四明正水火而干於師門最厚時太倉王吏部罔伯與于同門日夕出入次揆之門四明已側目矣會江夏郭宗伯以楚事劾首揆待命郭與于同年中莫逆于之召起王郭俱有力焉因相與過從無間首揆益不樂沈令譽因王于之交亦得與郭宗伯往還每衆中大言以市重適妖書事起巡城御史康丕揚捕令譽搜其寓盡得紫柏王于二公手書入呈御覽上始疑臣下與遊客交結併疑江夏矣紫柏書中又云慈聖太后欲建招提見處而主上靳不與

安得云孝上始大怒獄事遂不可解然未嘗有意殺之也紫柏自以狴犴法酷示寂于獄櫬歸屢示靈異比及荼毘得堅固子無算今遺塚在徑山中峯沈令譽者亦從輕典放歸足徵聖主之無成心矣。己亥庚子間楚中袁玉蟠太史同弟中郎與皖上吳本如蜀中黃慎軒最後則浙中陶石簣以起家繼至相與聚談禪學旬月必有會高明士夫翁然從之時沈四明柄政聞而憎之其憎黃尤切至辛丑紫柏師入都江左名公既久持瓶鉢一時中禁大璫趨之如真赴靈山佛會又游客輩附景希光不免太邱道廣之恨非復袁陶淨杜景象以故

頓墜可爲怪歎雖俱出四明相公力然通人開士只宜
匿跡山巖了徹性命京都名利之場豈隱流所可托足
耶郭泰申屠蟠所以不可及也

慈山之譴

慈山大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
名利稍疎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慈自度不能
勝乃北遊至山東萊州卽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
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
瑞菴慕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后宮近倖張本者尤尊
信言之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

處張本遽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緇素俱艷妬之適卽墨
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爲道院故地今宜
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愍旣不酬且詬辱之
義蘭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官故名自稱道童上
天怒命緹騎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居室
愍繫獄良久後始謫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
愍旨論死蓋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
加等大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
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愍師在詔獄時以梵教化導諸
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唄誦比出獄時嗟歎曰好個道場

黃慎軒最心非之初四明欲借紫柏以擠黃既知其不合意稍解而黃亦覺物情漸異又白簡暗抨之引疾歸時玉蟠先亡中郎亦去石簣以典試出其社遂散未幾大獄陡興諸公鼠逐紫柏竟罹其禍真定業難逃哉

二大教主

溫陵李卓吾聰明蓋代議論間有過奇然快談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劉晉川皆推尊爲聖人流寓麻城與余友邱長儒一見莫逆因共徠士女談道刻有觀音問等書忌者遂以幃箔疑之然此老狷性如鐵不足污也獨與黃陂耿楚侗定向深仇至詈爲奸

逆則似稍過壬寅曾抵郊外極樂寺尋通州馬誠所

經

綸侍御留寓於家忽蜚語傳京師云卓吾著書醜詆四

明相公四明恨甚蹤跡無所得禮垣都諫張誠宇

明遠

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愼極自

裁馬悔恨亦病卒次年癸卯妖書事起連及郭江夏并

郭所厚者數君御史康驥漢

不揚

因劾達觀師捕下獄

有一蠢郎曹姓者笞之三十師不勝恚發病歿師已倦

遊無意再遊箠下有高足名流方起廢促之行師遂欲

大興其教慈聖太后素所欽重亦有意令來勅一大寺

處之不意伏機一發禍不旋踵兩年間喪二導師宗風

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勞山亦名牢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修真于其中樂正子長又於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童單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雪浪被逐

雪浪名洪恩初號三淮本金陵名家子棄俗爲僧敏慧能詩博通梵夾爲講師翹楚貌亦頗偉辨才無礙多遊縉紳間金陵大報恩寺增壯麗爲海內第一嘉靖四卜

二年寺被燬塔亦漸圯雪浪募修之始復舊觀然性佻
達不拘細行友人輩挈之游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觀
劇亦欣然往就時有寇四兒名文華者負坊曲盛名每
具伊蒲之饌邀之屏閣或時一起時議譁然遂有摩登
伽鳩摩羅什之謗實不至此江夏郭明龍爲南祭酒極
憎之至書檄驅逐歷攸其淫媠諸狀幾不可聞或云雪
浪曾背誹郭詩爲其同儕緇徒所譖以致郭切齒未知
然否雪浪自此汗漫江湖會至吳越間士女如狂受戒
禮拜者摩肩接踵城郭爲之罷市雪浪有侍者數人皆
韶年麗質被服紈綺卽和衣亦必紅紫幾同烟粉之飾

予曾疑之以問馮開之祭酒比邱舉動如此果于禪律
有礙否馮笑曰正如吾輩蓄十數婢妾他日何害生西
方登正覺耶其愛護之如此然郭卽代馮爲司成者亦
最相善

禪林諸名宿

乾一時尊夙盡在東南最著則爲蓮池達觀兩大宗
師然二老行徑迥異蓮專以西方直指化誘後學達則
聰明超悟欲以機鋒言下醒人蓮枯守三條椽下跬步
不出達則折蘆飛錫所在皈依二老各立教門雖不相
下亦不相笑其後達老示寂獄中蓮拊膺悼歎亦微咎

其昧於明哲如白香山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
山獨往時寓意甚遠非幸災也大抵蓮老一派主于靜
默惟修淨土者遵之而達老直捷痛快佻達少年驟聞
無不心折其時雪浪洪恩本講經法司而風流文藻辨
博自喜有支郎畜馬剪雀之風則蓮老頗不謂然蓋近
日叢林議論崇尚宗門主于單刀入陣寸鐵殺人而鄙
禪修爲齷齪如雪浪輩不禪不宗又欲兼有禪宗之美
矣憇山歸自粵中聲譽轉盛來游吳越一時俊少以得
奉盤匱滌洩器爲幸而大家妻女檀施悲泣求片語拔
度而不得蓋雪憇所至皆然雪先下世憇則至今神旺

如盛年乃警欬間多趨縉紳談時局以是信向者愈繁
又作達老埵銘語含譏諷識者遂微有後言至如近日
宗門諸名下爭以壇坫自高相駁相嘲以至相妬相詈
眞一解不如一解矣○愍師每至佛寺登大雄殿說法
及受諸供養禮拜俱南面正坐寺僧以大被遮蔽三世
尊像設座如地方官長遊宴菴觀之體余竊疑之如來
爲空門導師猶之儒教中孔孟我聖門之徒大儒授經
必無踞大成殿背孔子四配自陞高座之理亦會托友
微規之度未必首肯也近見二三講師亦倣其體以自
尊大眞可謂無忌憚矣又曾見愍老投刺署名竒大埵

閩部大老人尤駭之

西僧

余往年庚子在武林應試時正秋七月遇一西僧于馮
開之年伯家其人約年四十日夜趺坐不臥食能斗許
亦可不食連旬不飢便液亦較常人僅十之一每十日
去若羊矢者三五而已能持彼國經呪以炭熾鐵釜洞
赤擎掌上拈指其中取百沸湯沃人肌膚如冷雪亦能
以呪禁瘡痢等疾蓋其地去中國數萬里途中奇鬼毒
蛇怪獸相撓非藉呪力禁持必不能達此特其小技耳
別後十許年子在都下遊西山宏化寺遇西僧數輩持

螺唱梵胡拜于佛前內有一人屢睨予良久曰公得非沈姓乎余怪問之則庚子武林所遇也面目盡改全非殊域氣貌且爲華言不爲梵語余詢其行業精進何如則大悲哭曰自別公人京已茹葷酒出人聲利場中卽經况已無寸驗何論白業又問其洩寢如舊否則云日苦大小便頻數夜臥鼾聲達旦留塵世亦不久矣相與歔歔各歎老大無成侵尋鬼錄灑泣而散此後不復再見

僧慧秀

義興僧孤松名慧秀能詩有俊調其人亦瀟灑不俗爲

吳徹如

正志

比部所厚築菴居之予壬子游陽羨吳館

余于菴與同朝夕每謂余欲返初服以詩行人間初猶
勸止繼見其意不回余亦北上不及再阻未幾吳轉江
右兵使出山慧秀遂棄瓢笠稱山人茹葷娶婦余歸家
後不復通聞問忽聞其病亡固已訝之未幾徹如長君
允執名洪亮者試南宮歸未久亦暴疾早世其初得疾
時夢慧秀被桎梏至詞旨酸楚且云我不合爲僧不了
犯如來戒得罪將入重獄始不勝拷掠已引公會相勸
誘爲解冀得輕比不意冥司彌怒并將逮公讞決今期
至矣吳驚悸汗流醒而沉劇以至不起

增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
治間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
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
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迹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
當此末法欲堅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漢世
謂滇池爲邪龍窟雲南蓋苦龍爲孽也今乃以震表異
得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神其變化耶

增影

嘗聞暗處視明則影皆倒垂而實不然南京牛首山寺

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義門外天寧寺塔每于殿門偃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真人封號之異

太祖封張正常爲真人以嗣龍虎山之業其號不過十字宣宗寵劉淵然真人封號至十八字而極矣此後恩漸殺惟嘉靖間邵元節之封其真人號亦同淵然雖一時異數然兩朝濫典人以爲駭不知憲宗朝亦有之成化廿三年詔贈靜一沖元守道清修履和養默崇教抱

林安恬真人王文彬父爲太常寺丞母爲安人蓋亦十八字而世無能記憶者蓋其時左道襍進如鄧常恩趙玉芝輩方橫甚則真人又爲恆事矣至宏治十七年上命閣臣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劉健等力諫以爲宗廟謚號不過十六字而此輩封號乃多至十八字宜令停止則濫典亦如成化間矣若嘉靖末年陶仲文封伯加柱國陰壘丞其真人號遂至二十字此又當別論○成化一朝僧道俱倖如西僧則徇巴堅參封至三十餘字蓋沿故元舊俗并襲永樂間哈立麻例也乃至佛子國師之屬并中國冒名者講經覺義每一自傳升數十其

時僧道官各數千人先是以星變更化李孜省降職僧
繼曉遣歸矣至成化二十三年復召孜省進禮部左侍
郎而先建大永昌寺以居繼曉者初亦廢撤至是重建
其宏麗綿亘更倍于昔未幾上宴駕罷役二人亦正法
矣若世宗朝惟元門見禮而釋氏俱廢滅

羽流不列清班

孝宗末年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帶銜爲禮部尙書會上
御經筵舊例六卿得陪列志端獨不預乃上疏自請云
忝列春卿之長而經筵見擯非宜上下其事大臣議之
輔臣等謂孔孟之言非黃冠所習不宜扈從上是之寢

其奏不行今上己卯冬龍虎山真人張國祥以觀期入
朝綴班二品上御門望見道冠羽衣以爲服飾不雅不
足以肅觀瞻卽下聖諭他是方外之人焉用朝參又無
民社之寄何須入覲自今非奉召命不必來京二聖于
異端處置恰當真不惡而嚴矣○己卯後數年仍命張
國祥三年一覲言官爭之不聽又至京師輒久留不去
益中官輩誑上以祝延聖壽建醮爲詞然終不得預朝
會

月中仙人

撤廢王載堉在國時奉元爲世廟所寵賜真人號及印

嘗于八月十五日凝坐望天際忽有一鶴從月中飛下
殿亭鶴載一羽士真神仙中人也王喜急禮之與談大
快因問師來有所請否對曰廣寒宮年久頽敝將更新
之他材已備惟少一梁願王留意王辭以力薄恐不辦
此羽士曰不必具材但需銀皮傅梁上約萬金足矣因
示廣袤長短之數姑令製就明年此日來取復乘鶴飛
去王果如言琢就龍鳳花紋甚工至明年中秋則羽衣
者從月飛下添鶴一隻頂禮爲謝身跨一鶴以一鶴銜
銀梁返月宮王大駭以爲飛舉可卜忽一日有司擒道
士之宿娼者來疑其爲盜益以籠文銀作夜合資爲刺

亥者所蹤跡拷問之則對以誘騙徽府所得其人爲武
當羽人向日跨鶴者乃寓居方士也往捕之僅得分銀
道士數輩方士已宵遁矣乃知其時分宜相治第有鶴
成羣繞其新構分宜爲文紀其瑞皆一時方士所爲也
宋真宗視朝罷招大臣入殿後潛游蓬島及徽宗郊天
見空中真仙雲物樓臺總之皆幻術耳○載瑜爲英宗
元孫世宗從姪建國僅四世與世宗同好道同師陶仲
文所坐又小乃削爵土自殺妃嬪從死者又數十人子
孫不紹罰不蔽罪其中必有說

道士娶妻

世宗寵任羽流雖多異典然有處分最可笑者如掌太常寺禮部左侍郎金贊仁以三年考滿求蔭其徒協律郎陳自暹科臣執奏謂蔭敘無及異姓之例而禮部之議姑陞自暹一級乃以自暹爲太常典簿不爲例已屬可笑時嚴分宜爲禮卿其逢迎上意亦何足責甫逾年而贊仁與自暹各私娶妻卽居神樂觀中且毀天壇地以廣私室爲樂舞生所發上下刑部議罪發贊仁爲民自暹永戍邊衛此二人旣以娶婦得罪又安得有子孫世從戎哉其師以無妻子蔭其徒矣其徒荷戈時又必照例僉妻起解方有後人免勾補耳當時禮官刑官惟

知窺上意向不顧國法乖舛至此真可笑可恨。○其後工部尚書徐可成蔭徒胥義金爲太常博士又全用金贄仁例矣

二癩子

成化中有襄陽人王臣者以跛名癩子用方術見幸自云能立成黃金上信之拜錦衣千戶命同太監王敬下江南採諸藥以備點化至吳越間黠肆萬狀幾激變亂被劾伏誅嘉靖中段癩子者亦以方藥進上賜高士與人之號寵甚至今京師有紅廬廠爲易州場交納供炭之所世宗輟以賜段爲第宅今已廢罷尙存舊名二人

俱廢疾俱以房中術左道蠱惑聖聰俱事敗得罪人猶以段不得正典刑爲恨王臣能使木人諸幻異皆奇絕少嘗犯死罪爲官法刑損其股事詳各紀載

段朝用

段癘子名朝用廬州合肥人自言工點化之術初以術干翊國公郭勛勛築丹室居之以所煉爲仙銀製器百餘云飲食用之可不死因乘一真人陶仲文進之上上大悅以薦二親几筵又次第及八廟朝用又進銀萬兩助雷壇工費上益以爲忠愛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因請歲進銀數萬金以資國用上命朝用支文官正五品

俸加郭勛祿歲百石已而其術漸不驗有徒王子嚴者
害其寵乃發其諸誣穢隱惡日聞仲文所仲文懼累及
上章請禁子嚴仍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用上曰黃
白之術自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及
彼進銀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也却屢試不效何
預卿事令俱執赴錦衣鎮撫司拷問已而貸朝用改爲
羽林衛千戶又改紫府宣忠仙人時郭勛已進翊國公
得罪下獄未測上指朝用遂行謀騙執勛奴榜掠之且
曰歸語而主餽我金十萬當免而主追賊勛奴不應禁
之其夕死朝用知不可掩乃上言勛奴行刺爲己所覺

邂逅致斃且署銜爲羽林千戶上怒以朝用已改官不受命又於禁封日奏私事擅殺人下詔獄訊治法司議顯戮沒入妻子財產朝用與勛相繼瘐死于獄○二十七年又賜方士郭宏經號清微輔教志靜宜誠高士王永寧清微輔道胡範通真高士各鑄印以賜後二十九年二人亦進真人

方士亡兩國

梁散人者名高輔俗呼梁指甲先游釣川得幸于椒府時徽王載瑜好長生家言因寵異加等旋因陶典恩薦于世宗頓荷上恩亞于陶矣上一日與梁談徽邸事問

王爲何如人時王已封真人賜金印如其父禮遇冠蓋
藩不謂梁以索藥事恨徽未發適荷清問遂盛誇載瑜
材武嘗魚服遊鳳陽祖陵往還無人能覺上愕然不復
他詢則徽禍木已成矣會載瑜強奪州民女又殺之爲
其父所訐上心銜瑜微行事遂決意廢之載瑜自殺又
七年而伊邸事起伊王典樸在國多不法又所封洛陽
古都會仕紳素貴倨王每事裁抑之令執臣禮不少假
于是聚謀攻之然亦好道與梁指甲厚善中道失權梁
旣得上春日夜侍左右因稍談典樸諸注僭適撫按履
陳其橫恣上命撤所建違式宮殿出他姦佔宮女典樸

里布卷一
三十一
三
佯順命不卽遵行撫按故甚其辭以激上怒上入梁譖
仇深亦削爵廢國劔之高壻按梁高輔本南陽一左道
無賴徽伊兩上悞爲所盡卒困鑠金相繼夷滅問其罪
狀則徽且不至失國況伊之釁又不過徽之十一耳何
必入公然後能亡淮南哉

道士入直內庭

道士龔中佩者幼入崑山縣之猛將廟落魄貧苦漫遊
京師因入真人陶仲文名下得交撰青詞諸人其人愚
憨好酒乃羽人之下劣者然幼熟道書盡知諸神名號
入直諸老時從攷問諸靈位業遂爲婚娶薦爲太常博

去馴至太常少卿上命入內庭教習諸宮人科儀然時
酣酬侮諸中貴因恨思中之一日出飲于刑部郎邵峻
家上偶呼不至爲諸璫所譖上大怒下詔獄杖死世宗
宮闈防範最嚴何以容一醉道士出入禁籞此與武宗
朝西僧直豹房何異雖卽誅殛已非體矣

樂工道士之橫

伶官之盛莫過正德道流之盛莫過嘉靖然成化間已
濫觴矣如教坊司奉鑾臧庸奏舊制宿娼者犯罪追贓
不得累及樂戶犯罪止由禮部行提別衙門不得擅拘
宜遵此制上下刑部議謂盜賊賭博多匿娼家其不知

者宜依舊制其知而容隱者仍究問爲是若犯罪者則不由兵馬拘提宜如所奏上允之以伶人而敢於撓法且上瀆聖聰旣不以爲忤而下之司寇乃刑官亦依違曲從之亦異矣此事不一月又有太常卿顧玘者自陳在顯靈官奉祀香火年久今妻王氏病故乞賜祭葬上下禮部議謂三品妻舊無祭葬近例更嚴不宜許上命與之不爲例按玘以道士爲廟祝安得容娶妻乃公然形之奏疏宗伯亦不爲駭怪但以無例尼之是時大臣幾于七聖俱迷矣嘉靖間道士徐可成亦至禮部尙書但蔭其徒咎義金而不及其妻則猶方外行逕也

真人諸印俱備

玉印惟天子璽有之此外則金銀銅以次遞降從來未有兼得之者龍虎山張氏四十二代天師名正常者以洪武初入朝高皇帝命去天師之號改爲大真人秩正二品賜以銀印至其子宇初奏云欽給真人銀印止敢用之所上表牋前朝舊有正一元壇之印乃用之符籙者乞如例頒給上允其請命鑄銅印照六品式賜之至英宗朝又命改其舊賜正一嗣教大真人銀印爲金以示寵異而張氏之僭紊極矣至孝宗朝則又別賜玉印曰陽平治都功印蓋相傳張氏始祖道陵得道舊有此

印乃雲雷篆文上慮其遺失別作此以賜于是金銀銅玉無所不備真異端中怪事也穆宗革其真人二品穹爵降爲提點六品并收所賜玉印天下稱快至今上初年又復其初號想孝宗賜印亦給還矣○按世宗最寵方士如邵元節陶仲文俱拜白玉烏玉印章之賜而無金銀與銅且皆別號私記如西番法王等圖書而已不以施之賤奏也憲宗賜李孜省趙玉芝輩亦然至徽王遼王俱於嘉靖中附會事元得賜真人金印則親王例得用金寶尙爲有說

神仙

談相徐爵遇神人

中書談相者號尤泉自胥吏起幼工署書以貧悴入京師時世宗方事祈禱一切齋壇拜章及匾聯之屬諸供奉所書多不稱旨相夤緣中貴得進上一見其筆札卽召見相貌甚似李太宰默嚴少師嵩因大愜聖意命直文華殿及入西苑官至光祿少卿以驕恣入大計拾遺與中允郭希顏俱奉旨留用尋積勞至工部左侍郎賜飛魚服母死求丁憂不許求給假葬母許之欽限半年復任而相戀伎樂縱飲不卽行上怒令撫按逮來時相因醉跌傷一臂不能從陸乃輕舟亟進意不過鐫階供

事而已舟人所事神忽靈現時召相與語呼爲談侍郎
日夕相酬答惟問以後來事則不應至京論斬次年死
於市今上初有徐爵者號樵野粗能文藝以罪遣戍尋
逃伍入京素嫻刀筆遂入大璫馮保幕爲洗罪籍積官
至錦衣都指揮同知理南鎮撫司江陵相亦曲意禮接
之聲勢震遠近生平事一神最嚴初得志神教以茹素
可長保富貴不爾禍且立至後徐飲於張蒲坂相公家
強以一爵爵拒之不聽遂染指歸邸神卽尤之曰汝敗
不旋踵矣爵拒絕輦血如初神曰大禍已成無益也未
幾保敗爵坐大辟瘐死獄中二人俱市井駟僮本無足

道然亦以小慧寸長坐致華廡又有神物附之似非偶然究終不能救其敗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二人神魄蓋已爲鬼趣所簿錄矣談爲子邑人故知之甚詳余兒時在京師則徐正繫獄都人爭道其事

神佛佑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爲治樁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痛哭尙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至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

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爲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爲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江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姆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爲某官家男子始知身死因以情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爲我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夢觀世音持藥療之

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若倉頡不甚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進目覩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今世再生者多矣百靈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無異詞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宇內之崇奉不衰也

記前生

虞德園

淳熙

吏部曾爲余言記得前生爲張秋左近河

學苑錄 卷二十一 三三
端間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闌
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
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奚
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
旦夕將出山矣予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
而改銓部爲黜爲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
位止此矣其後啟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張三丰

張三丰在國初靈蹟紀傳所載甚著而于隆平侯事尤
奇則時所罕傳今誌之張三丰名猷初爲閩獄吏洪武

中以罪戍四川平越衛未至僞浴沉于水盡得各司回
文與解者令歸人始神之及居平越其長爲千戶張信
故直隸臨淮人以功得今官待三丰甚厚一日謂信云
吾已爲汝父得塋地以報汝德命負其父骨入一巖穴
曰汝人當有所見亟置口中其後費不可言信如所教
人有石牛欲相啖甚怖僅掛其角而出三丰歎曰止可
得封侯耳又命持金椎擊洞門石令斷且囑以止可出
二三擊信往擊至七方斷則見金魚凌空去歸而告之
三丰又歎曰惜乎汝今八口且死當盡僅留汝乃貴後
十年一家亡七人信以子身從文皇靖難洪武三十五

年封隆平侯世爵至今二百年不絕也信封後至永樂十二年奉命祭武當山復見三丰于山中飲以茶飼以一棗信袖之出山取視則已長尺許矣其異如此一云三丰卽張邈遺未知然否又云三丰爲遼東懿州人名君寶一云陝西寶雞人

仙女保薦

永樂間仙女焦奉真奉詔召入京薦其母舅馮仲彝爲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馮孫名必正者爲真武廟官尋陞贊禮郎矣至正統十二年仙女又奏請乞陞上命特陞爲太常寺丞至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

林聰等劾南太常寺丞馮必正爲妖婦焦奉真之姪邪
佞近身不由其道當斥吏部覆奏當如議遂削職爲民
此女之果仙與否未可知然歷事四朝屢祈恩澤有求
必允此必有深當聖心者意者南塘耿先生之流歟但
其身曾否承恩則未可攷○按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初
卽位仲彝以妄言甥女爲謫仙人降江西南康府照磨
矣何以英宗朝又允仙女之言用其孫爲容臺上佐馴
至列卿也其中必有故

仙姑避跡

參議顧可學從林下獻秘方於世宗得召入爲禮部尙

書上命有事於太和山其中石門山者有仙姑不食不衣不寢能知未來事顧至其地求見不得歸而密奏之上心動令巡按御史谷嶠以禮資遣入京命甫下仙姑已知其事焚所居而遜比詔使至已不可蹤跡至嘉靖末年上春秋高自覺漸衰益求長生之術乃遣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求異人異書而王得湖廣專以仙姑事屬之聞其行賸入岳州乃囑彼守令示意仙姑辭曰我無秘術但能絕粒此非帝王事使者偕我入朝其技止此御史且得罪奈何王無以難僅得方士劉文彬等報命上恐絕後來者爲陞二臣侍讀學士以酬其勞

未幾而鼎成龍去矣是時方士自邵陶二人外如段朝
用龔中佩藍道行藍田玉胡大順胡元玉何廷玉羅萬
象等數十輩皆以失旨伏誅仙姑明哲先幾卽謂之仙
亦可

一 王子龍

今上丁亥戊子間江西贛州龍南縣王子龍者以妖賊
起尋爲官軍所擒磔死報功將士及虔撫秦中丞舜峯
耀等俱蒙敘賚闕三歲矣繼而廣東惠州府有少年亦
名王子龍幼奉寡母居家一日樵于深山遇異人謂曰
吾憐汝孝且有道骨授汝一法立變百物爲黃白然僅

許養母他日度汝登仙籍慎勿妄用且濫傳一人苟違
吾戒收人泥犁矣王拜受歸試之信然因日以燒煉爲
事事漸傳播有豪有力者脅之不與以至道流輩百端
誘之不從上官亦有艷之者但不敢宣時劉節齋

繼文

以督府總兩廣獨心慕之潛遣材官說之曰吾能一旦
富貴汝亦能孥戮汝二端惟所自擇王曰吾守仙師戒
戮卽戮耳斷不敢輕洩再三譬曉不從督府大怒示意
部吏使人告之云此卽虔鎮叛賊王子龍向日膏斧者
僞也遣兵卒捕繫之至則一弱冠牧豎耳尙冀其可威
制問曰且未治汝叛逆大罪聞汝能爲黃金吾欲面驗

始信以堦前瓦礫投之一呵成紫磨矣劉益心動姑縻
之外舍傳語云得方立救汝不爾旦夕誅死矣王堅守
師約不聽劉愈恚下之惠州郡守孫區吳光啟合如律
按辟孫久悉其誣具回檄悉言其地里不相蒙年貌不
相對萬萬不可行劉念事狀重大當奏請于朝時秦中
丞已改撫楚亦移檄詰前事甚晰劉既見人情不協而
業已輕舉悔形於色密以手書諭太守君言亦不謬今
事已爾姑斃之杖下可也孫心知不可遂謝病不待報
竟歸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蔣杞者獨欣然承其旨潛
縊之獄因得薦擢去後三年而公論沸然督府已入爲

司農將大用矣坐此罷歸未幾卒通判逮至擬抵償尋得遣戍孫起爲濟南守積資參政歿于位矣夫仙以點化授人且許以昇舉其非妖妄明甚弟子能誓死守戒謂當以神術脫之奈何任其非命不一顧也劉直隸靈璧人聞已無後孫吾邑人早世亦無子總之皆不可曉

尸解

太陰鍊形異人尸解儒者以爲必無之事而亦不盡然如嘉靖間洛陽劉晦菴健少師以九十餘告終嗣後遊

行人間聞至今尚在又如近年江右羅近溪汝芳大參

卒于家久矣一日忽至其同鄉會見臺同亭司空寓連

日快談曾以語同鄉吏部郎劉直洲

文卿

初訝不信偵

之果然蓋晦菴德業冠絕一時近溪學問照映百世宜
其仙去不死也又近年有無賴妄人自稱醒神子者詭
爲故威寧伯王越遍遊東南至湖州而茅鹿門坤酷信
愛之求其長生之術余曾於武林識之鬚髮已皓然飲
啖兼數十人言動鄙倍乃一下劣庸愚卽方士不足比
數也茅翁老名夙練世事多矣何以信之如此

野獲編卷二十七終